

長春文字守與克復

國軍昨晨開入長春

國軍越四平北

鄭副長官電

北平國軍給傅捷報

昨日本日收復公主嶺

總續推進距長春五十公里

西安伊通兩縣亦同時克復

陸生發

市政開始推展

光復後的長春

八個月大混記

敵偽首都的長春，在東北地方，無論政治軍事，自有其重要價值。三千五百萬同胞，誰也忘不了敵偽的壓迫。誰也忘不了十四年的痛苦，當然誰也忘不了長春。

「壓迫愈甚，反抗愈力」是從當時，大馬路一帶，會演出一齣有聲有色的復仇戲，許多日寇特務警察，慘死在長春民衆的木棒下，這種舉動，在表面上看來，好像頗有點「多餘」，其實，這正是不可遏止的長春民衆的表現。

盟國蘇聯軍攻來了，這真是一個極大的喜悅，東北民衆，盼望了十四年之久的盟軍，到底盼到了長春，成千成萬的老百姓，搖動着中蘇兩國國旗，塞滿了每條馬路，「萬歲」的呼聲，不知喊了多少人的喉嚨，街心巷角，幾乎都這樣談論着！

「這回可好了，再不會當亡國奴了！」

「看見蘇聯軍，和看見中央軍一樣高興！」

「我們總以為蘇聯軍，幫助我們打跑了日本鬼子！」

但是，滿洲的真實情況與希望，竟變成了失望，盟軍的「打盡」政策，吓壞了我們這羣老

實的弟兄，而「撲滅毛斯」更危害了我們幾多的女同胞。幾個月工夫，我們私人的手表沒了，鋼筆丟了，無線電搬家了，在公物方面，各處的大倉庫空了，工廠的機器飛了，甚至連一些掉椅板橙也滑走了，老百姓每天每夜，望着那拖着黑烟的北行火車而嘆息着：

「東北空了，叫我們怎樣復興工商等呢？」

失望感慨又變成了恐懼，五個多月的戒嚴令，使我們失去了行動的自由，新聞紙的檢查，使我們，停頓，文化，繳收武器，使我們不能自衛。而交通上的困難，更使我們嘗夠了生離的痛苦。

東北行營來了，這好像一顆美麗的星光，但這星光只是美麗好看而已。微弱的的光芒，仍舊照不透昏黑的暗夜。

我們想用眼淚歡送盟軍歸國。但他們却戀戀不捨的不肯離開。延期，再延期，三延期，究竟爲甚麼一個勁延期呢？盟軍的馬基諾夫元帥知道，我們東北的老百姓也知道。至於稍有政治頭腦和世界局勢的人都知道，絕不是「書面聲明理由」所能蒙混。

八個月期間，長春確。混亂極了，不用說別的，連維持市民安寧的市政，就經過五次大變動，光復初始，僞滿大僚子鍾濟，組織了一個殘缺不全的市政府，蘇聯軍到來後，又換了一位關東州出身好漢曹榮元，但不久，延安共產黨員劉居英來了，立刻得到蘇軍司令的支援，而坐上了市長的椅子。同時僞滿軍事部中校張慶和接收了公安總局長，這樣一來，長春立

刻光榮的變成「解放區」東北行營在此重壓下，幾乎塌了台。

其後由於外交上的折衝，蘇軍司令官很客氣的派劉張外任，把長春又交給了曹肇元，直到吉林省政府到達長春，曹市長才衣錦還鄉，這時候，長春在中央飛來的趙君邁市長領導下，表面上似乎算做了中國的領土。

董馬會談

蘇軍聲明即將撤退

混混亂亂的將近八個月了，也不知道是長春市民的災難已滿？或是「延期」的目的業已達成了。蘇軍真要撤退了。我們八、十萬市民，懷着感激的心情，含着興奮的熱淚，預備歡送「解放」我們的偉大紅軍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又害怕起來，蘇軍走了，長春空了，四鄉有許多「有成」的武裝奸匪，在眈眈的擗視着，駐防長春的一萬五千名新軍，能否保持全市的安寧，確是一個值得耽心的問題。再向南方望望，四平軍事衝突，正在高熱化，民衆的傷亡，更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恐怖。天哪！這時候，八千萬市民，只好祈禱上帝，賜我們平安吧！

四月上旬，據長春日報登載，駐東北的蘇軍司令官馬基諾夫元帥，業與我國東北行營軍事代表關震團長彥平會談，聲明蘇軍即將於一週內撤退長春，並要求我方保護蘇僑之生命

財產，董團長除接受蘇軍退出之聲明外，對於保護蘇問題，作如下的答覆：

「保護蘇僑之生命財產在中蘇友好關係上是當然的，不過長春能否發生戰爭，是值得考慮的，如果長春和平，余自能負責妥為保護，若不幸發生戰爭，則炮火無情，非余所敢逆料，總之，在可能範圍內，余必盡力保護。更望蘇僑於自家四週速自作成鐵絲網以示區別而便自衛。」

長春防守的準備

陳劉兩司令的無畏精神

在蘇軍聲明撤退的當時，為確保長春的安全，即由東北行營熊主任式輝，發令任陳家珍為司令劉德溥為副司令，擔任長春防守重責。陳劉兩司令以大無畏的精神，支配着一萬五千名新軍，很迅速的完成了防守的準備，同時，據聞我

蔣主席亦有「確保長春」之親電命令，因此春春的防守，趨重於據點的設施。以偌大一個都市，只有區區一萬五千名新軍而兵器彈藥，亦相形見絀，在分佈設施上，曾費盡無數的苦心，但官佐士兵們，決未因力薄而自餒，親其據點的準備，即知其有「死守長春」的決意。

長春的防守準備，分爲三條守線。第一線是長春核心地帶，即以中央銀行爲大本營，而圍繞四週的準備，此第一線由最精銳的第二總隊「即鐵石部隊」擔任。第二線是居民區，東至東大橋，西至興安橋，由第四總隊擔任。第三線是長春市外圍的各路口，由警察大隊及長春市警備隊擔任。最重要的飛機場，特派第四總隊的第十三團守護。另外組成了通信傳令，救護，各班，所憾者兵力單薄，除據點分派外，缺少預備隊，以致不能應援與呼應。

這種防守設施，據軍事家批評說，是最危險的「破釜沉舟」式，東無反攻的力量，更無後退的機會，於此可見剛劉兩司令和官兵們的「玉碎」精神！是多麼激昂偉大呀！

橫行的怪坦克車

周張的化裝術

長春的防守線，差不多都完成了，據點上設置了堅固的堡壘，要路上都密佈着鐵絲網與障礙物，每夜七時以後，大街上靜靜的充滿了恐怖的氣氛。

四月十一二兩日，夜深後，街上突發現坦克車的駛行聲，這無疑的是蘇軍的行動，雖然在此戒嚴期內，但根據中蘇友好關係上，及其他原因，我們的守軍，是不能干涉的。

但這些坦克車却很奇怪，竟不走寬闊的大馬路，而偏喜歡繞彎衝入有軍事設施的小胡同

，這樣東闖西撞，軋破了不少，防守鐵網，同時更不時有人從車中探頭窺看我們的陣地，並且，車中還有非蘇軍的奇怪人物。

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誰也想不到的。

長春失守後，筆者曾和一位汗匪的連長談過一次話，經他得意大笑的解釋後，我才明白了。

他說：

「攻陷長春，這是我們十足有把握的計畫，別看他們（指新軍）防守的堅固，可是，他們的陣地設施，我們早就偵察好了，所以，放炮打槍，我們都有一定目標，讓他們再有一萬五千兵也守不了。」

「可是，你們怎麼偵察的呢？」我問。

「這是我們司令幹的，你們知道前幾天夜裏的坦克車吧！那正是我們攜日聯軍司令周保中和張慶和的偵察工作，他們都穿上了蘇軍的制服戴上蘇軍的肩章，坐在坦克車裏，在長春繞了好幾個彎子，一切軍事設施全看明白了，」他說完了之後，緊接着就是一陣得意的哈哈大笑。

我爽然了，可是，我又黯黯欲泣了。

歷上的日子 —— 四、一四。

郊外槍響了

「四一四」這個歷史上可紀念的日子，上午七點鐘，無線電上便廣播了一個重要的消息——蘇軍司令官馬基諾夫元帥聲明，駐長春的蘇軍，即於本日上午十時全部撤退。大馬路上，剛打開開板的商店，立刻又關上了，街上差不多斷了行人，只讓不知好歹的鴿子，在灰色的空中飛翔着。

十時過去了，十二時也過去了，突然郊外響起了槍聲，雖然並不怎樣火熾，可是八十萬市民的心裏，都揣了鬼子，澎澎的跳動着。

一到夜裏，情勢越法緊張起來，西北角的飛機場方面，已經響起了砲聲，老百姓用懷疑的口吻互相問着：

「真會打仗嗎？」

「中國人真會打中國人嗎？」

結果，事實勝於雄辯，他們真打起來了，可憐的，在砲火威脅下的八十萬市民哪！

飛機場失守

切斷了市民的希望

長春雖無陷入交戰狀態，但市民們好像很安心似的，第一他們信任了防守的新軍，尤其是精銳善戰的饒石部隊，第二他們信任中央，認為必要時一定會來援軍的，因此，他們很重視飛機場，總以為中央的空軍應援部隊，一定會先到的。

防守飛機場的是紀團長樹道的十三團，他們的「勇善戰，和嚴肅的紀律」素為市民所稱道的，此次防守飛機場，責任十分重大。可惜兵力太單薄了，重武器缺少，而奸匪的有計劃的進攻，尤以飛機場為首要的目標，繼十四日夜間開始，一直攻到十五日傍晚，兵力繼續增加，到二萬人以上，拚死應戰的十三團，仍舊不屈不撓的抵擋着。十五日夜間，奸匪在激怒下，開始了猛烈的砲攻，利用敵寇殘餘的射手，瘋狂的施罵着。年前的淫威，大平原上的夜空裏，籠罩着槍砲交織的火網，英勇的十三團官兵，一大部份極淒慘的葬入砲火裏了。

十六日拂曉的時候，又是一陣猛烈的攻擊，殘餘的十三團官兵，已被逼入偏僻的一角，武器損失了，彈藥罄盡了，他們在此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只有撤退的一途，於是飛機場完全失了，市民們的希望也因之被切斷了。

一萬五對十五萬

六晝夜防守大血戰

縱十四日午後，至十九日，六晝夜的長春防守大血戰，其戰鬥之激烈，與傷亡之慘重，可以說在東北地方，空前的大激鬥，

素以「不怕死」自認的奸匪，仗着兵力龐大，武器來源充足，已經目空一切，把防守長春的新軍，看成「甕中之魚」毫無顧忌的大進攻，另一方面，激動愛國赤誠的新軍，以必死的決心，作慘絕的大抵抗，致使奸匪計畫一日便可攻陷的陰謀失敗了！

失敗變成了憤恨，壓制變成了反抗，雙方面的戰鬥，日趨白熱化。每天在薄暮與拂曉的時候，槍聲砲聲，震撼了整個長春市，無情的火紅，斷續的向居民區建築物上，噴吐着毒舌。大陸科學院炸毀了，偽滿的國務院塌倒了一角，市政府和裕昌源火磨起火了，而其他住民的房屋，更有許多遭受到意外的摧殘。

防守第三線外圍的警察大隊，首先潰滅了，第二線的第四總隊，便受到重大的威脅，奸匪的大砲重機槍，絕不是新軍的步槍和擲彈筒所能比擬。因此，至十七日以後，第二道防線，竟被突破，：

奸匪縱各方面，取包圍式的，已經攻入長春的腹心，英勇的第二總隊，便以必死的決心，展開了慘絕的市街戰，這樣，鮮血與白刃交織的激鬥，經過了一晝夜，終於包圍陣逐漸縮小，我軍的兵力武器逐漸減少，一直被逼退入中央銀行大廈裏，做負固的抵抗，這樣一來，長春失守了，八十萬市民，便墜入「解放」深淵裏了。

奸匪的利器——坦克車·重砲

各路口的突破戰

十六日拂曉，奸匪突破了興安橋，次日又突破了東大橋和東安屯橫道，孟家橋地下道，這種突破，並不是人力的猛攻，乃是利用坦克車衝進來的。

攻入的坦克車，總數約三十幾輛，都是日寇的舊品，駕駛者亦多數為日寇殘兵，他們也穿着「民主聯軍」的服裝，戴着風鏡，若不是欵下的鬍鬚叢生，我們也不會判他是何國人。他們大功告成之後，會到頭道溝酒館喝酒，筆者一度和他們碰見，作了一段簡單的談話。

「我們是被俘虜的日本人送到西伯利亞去了，可是偉大的紅軍，不肯殺害我們，經過幾個月訓練，又把我們送回來了，現在我們是「民主聯軍」的同志，希望你們換去眼光，

不要認爲日本俘虜好了。」他說着似很得意。

「攻進長春，你們很有功勞吧？」

「不敢當。」他得意的一笑：「想不到長春的防守，會這麼堅固，我們若不用坦克車，突破他們的防線，單憑步兵潛入戰，恐怕還得七八天吧！」

「你們將來還想回國嗎？」

「不，你知道，共產黨員是無國籍的，我們只要能生活安定，不回去也可以的。」

「攻長春遇見過危險嗎？」

「大大的有，長春的守兵，真大胆，他們不要命的用手榴彈打我們，可是坦克車是堅固的，我們不怕那個，只一放砲，他們都完了。」

「坦克車的駕駛員，有某國人嗎？」

「有，可是他們一樣，也穿着新制服。」

在這些談話裏，我們可以知道奸匪攻擊長春的兵力，實在龐大，在大平原上的戰鬥，有這麼些坦克車，當然會獲得勝利的。

另一方面，在戰爭激烈的時候，由郊外遠處，常常不斷的飛來重砲的炸彈，這重砲是那裏的呢？只有某國的大坦克車才有這樣的利器。

利用外國和敵寇的利器，而攻擊本國的都市，殘殺同胞，這叫「愛國」，這叫「解放」，這叫「革命」嗎，阿們！

南廣場大鏖戰

壯烈的全軍覆滅

南廣場的防禦工事，是建築在廣場中央的，四週有七條大路，都可以受敵，守兵只有一排人，當戰爭激烈時，首先從公會堂，和益興橋、滄春院三路攻入的好匪步兵，都被打退了，三條路口上殘留了許多遺屍。新軍的死守南廣場，足以遏止奸匪的侵入腹地。可是，奸匪在不得進的時候，他們便用了坦克車的攻擊。

當坦克車軋軋的響聲，由四方面攻上來的時候，砲口的火焰，差不多吞蝕了廣場上的防禦工事，防兵們處此嚴重的威脅下，「不但不退却，反倒闖出堡壘，手持手榴彈，向坦克車作肉搏戰，這時候，車上的大砲，已經失掉了效力，機關鎗也來不及掃射了，只有整個的血肉，和手榴彈，向坦克車身上猛撞，因此，坦克車曾一度退却。

第二度坦克車進攻的時候，守兵只剩了十多名了，前有強敵，後無援軍，這些英勇的戰士們，早已抱定了必死的決心，雖然在坦克車槍炮猛攻下，他們仍舊堅守堡壘，不時還加以

還擊，這樣支持了三小時，終因勢力懸殊，南廣場失守了，防守南廣場的新軍，完全犧牲在砲火下了。

戰後居民搬運屍體，目睹馬路上的血痕斑斕無人不感慨傷心暗替勇士們向肚中流淚。

堅固的中銀大廈

二百餘炮 損傷輕微

當戰鬥激烈的時候，中央銀行大廈，已經變成了防守司令部一般軍事責任者，及政府地方官員，皆聚集此處，其後第二總隊一部份退守中銀，想要負偶一戰的時候，奸匪大部份已經分頭佔據了，警察局，電台，海上口，和市政府，以四面包圍式，進攻中銀，利用一領取來的「大炮，向中銀大廈猛擊，約擊二百餘炮，只炸着了後部的印刷廠小樓，後大廈前上層的一部份，整個中銀的壁上，雖然炮痕斑斕，但仍屹然不動，想不到前僞的苦心建築，會使我們獲得了這樣好處。

「孤樓難守」第二總隊情願犧牲，不甘被俘，終於要退出中銀了，可惜推轉的鐵門，不易破壞，每次只能闖出七八人，這樣子奸匪一個殘殺的好機會，在舊大同廣場一帶，設置着許多重機槍，一齊擊，因為缺少機會，不能逃出，而被俘虜了。

陳司令受傷被俘

劉副司令率眾突圍赴瀋

長春防守司令陳家珍，抱誓「城存同存，城亡同亡」的精神，親臨前線指揮，以致遭着重傷，腿骨折斷，於中銀大廈中被俘，同時被俘者更有吉林省政府王委員甯華趙長春市長君邁，張警察局長燭，以及地方政府人員與官佐士兵約三千餘名。劉副司令德溥，率領一部份士兵，突破重圍繞道由開原赴瀋，向熊主任報告失守經過，五月二十七日！

蔣主席蒞瀋後，曾召見劉副司令，對長春防守，與非法對匪之鬥爭認為忠勇愛國，功勞卓著，賜以渥語獎勵，想當時劉副司令，懷想戰爭經過，及傷亡之武勇士兵，不知如何感慨流涕。

被俘的官員士兵，除當時有武器者，被奸匪立時慘殺外，一般大員統被運往哈爾濱羈押不知是何用意。

東北重大損失

大陸科學院變成了砲灰

當第二十支隊，在南嶺潰滅之後，奸匪便使用重火器，向大陸科學院猛攻，新軍以微弱的一步槍反擊，反倒惹起奸匪的發怒，猛攻加緊，不到半日工夫，借大一個，大陸科學院，便化成了劫後的炮灰了。

大陸科學院，是敵偽在東北特建的科學大本營，過去，日寇曾派來大批科學專門家，研究東北，各項科學，如礦業，醫院，新兵器，水利，鐵路，新工業等，高聳的大廈裏，佈滿科學的儀器，而「鼠疫」預防，與捕滅，治療等醫學上的新研究，尤有獨到之處，「鼠疫」菌培養室內，更是個重要的地方。

蘇軍進入長春後，搜索各項機械物資時，大陸科學院的主持者，「光復後負有保護責任的中國人」曾費盡許多苦心，經過幾次折衝與要求，並以病菌作威脅，才保存了這些重要的儀器。

此次內亂的禍患，危害了科學的發展，大陸科學院，被毀了，東北科學，遭受了重大損失，真是一件最值得痛心的事情。

生命財產損失極鉅

長春空前的慘劫

戰後約略調查：新軍戰死者的一千餘名，受傷者的二千餘名，被俘者的三千餘名，奸匪的傷亡數目，亦相當可觀。

據奸匪某一連長說：

「想不到國民黨的雜牌軍，會抵抗了六晝夜，打死我們好幾千人！」居民傷害最重的地方，要首推八里堡及宋家窪子一帶，許多房屋，都被大炮炸壞了，人民的傷亡數目尙難詳細調查出來，東安屯沿着鐵路地方，也遭到戰禍，損失亦甚慘重，另外，長春四郊居民，被強迫進拉道，而被擄去的人數，亦屬不少。

此次戰鬥，最苦是一般貧民，小販及搬運不住槍彈的，而奸匪的進攻，因為不敢由大路長驅直入，一律進入民戶院內，沿牆跳躍，進到新軍的側方，因此，有許多小戶人家，「閉門家中坐，彈從窗上來」慘死於坐榻上的人民很多。

長春市民何歸？遭此空前慘劫！

無電無水，缺米缺柴

四晝夜的災難真不好受

從十五日起，戰爭日益激烈，整個長春市，已經化成了死街，只有槍炮聲打破這沉靜的

空氣。

八十萬市民在這已被炮火封鎖的地方，怎樣生活呢？想起來，真是一件可歌可泣的往事。

十五日，電源就被破壞了，因為缺少蠟燭，家家都點着豆油燈，微弱暗淡的光焰，照在每個憂慮的臉上，越法顯出淒涼了。水道雖然沒破壞，但水源非常薄弱，居於低地的市民，尚可勉強接水，在高地方住的人，已經成了冰凍似的水管，一滴水也流不出來。另一方面，因市民缺少戰爭的經過事先並沒有準備糧食和燃料，以致四晝夜的大封鎖，小戶人家，有很多缺米缺柴的。

這樣無電無水，缺米缺柴，市民的生活上感到了極大的恐慌，並且，在熾烈的炮火下，不敢出房門一步，取不到井水，借不到柴米，有很多人，大人孩子坐在牀上，整天的餓着肚皮睡覺。也有胆大的敢跑到隔院通融一下，但却有不少不幸的人們中了流彈而傷亡的。

這是誰給我們的災害呢？是想「囚禁」我們呢？是想「解放」我們呢？

飛機降落傘

晚了！希望變成了失望。

四月十六日上午九時，長春上空傳來了飛機的轟音，全市民老百姓，都以興奮的熱情，

不顧流彈，份份登上了屋頂，額手歡呼：

「飛機！飛機！」

「降落傘！降落傘！」

飛機繞了一個圈子，順着北風的風向，在大經路北端，向下拋落降落傘。

「一個！又一個！又一個！」

降落傘如雨下了三十幾個，飛機飛回去了，下午又飛回一次，扔下更多的降落傘，都是輸送武器和彈藥的。這回可好了，第一道防線早被加上風力太大，這些武器和彈藥，大部份都落在第二道防線地方了。

這道防線是老百姓，當時就與「自慰行」

的同志對峙，這回可不行了！」

雖然這道防線也帶，這道防線才變成了失守。

第六次失守的原因

兵方不足，彈藥缺乏

長春失守，是三年中事情，全國同胞，都會感覺得到的。

以區々一城，遠隔瀋陽五百里，前後左右，完全是奸匪佔據地，孤另另的長春，正像斷了線的風箏，會有甚麼力量守衛呢？

前來接收長春的東北行營，是一個甚麼組織呢？機關的牌匾不少，可是，紙老虎，一點實力也沒有，過去的熱熱存在，是依附政策，單憑口槍唇齒，利用外交，保持着表面上的安全，喧賓奪主，只給民衆一個空洞的虛的安慰。

第二總隊，由空軍派來了前當時。會給市民一個極大的興奮，因為該隊是抗戰時代，被強召入營的國兵，他們在虜由一帶，曾與英四軍戰多年，在戰鬥力上，是相當有名的，並且，他們都是熱血的青年，在抗戰期中，曾追擊軍，是不得已的，此次爲祖國光復，首來保衛長春，已爲他們報國的好機會，也是市民所共期望的。可是兵力太少，借大一個長春市，決非數千名兵士所能照應詳詳的。

長官部新編成第四總隊，多是光復前數日與日小鬼作復仇戰的偽軍校學生，和一般愛國青年，但人數既少，武器缺乏，平均每連只有一架重機，二三個擲彈筒，四五架輕機，其餘的都是步槍，怎麼能發揮他們的實力呢？

警察大隊，是各地民衆自動組織的自衛團體，有教化，華甸，三肇等地的自衛團，武器不良，彈藥缺乏，平均每人只有三四十發，有何用處？

像這樣兵力，和這樣武器彈藥，無怪奸匪計畫一日便可攻入，可是終因士氣旺盛，而打

破了好匪的預料，能戰鬥到六晝夜，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。

長春失守的原因，大體已如上述，另外，更因飛機場陷落太早，空運援軍不能到達，和四平戰爭熾烈，國軍不能互相呼應，以致造成此次慘敗。

勝何足榮？敗何足耻？正義真理所在，我們對防守的官佐士兵，表示無限感激與欽佩。他們如果為生命安全打算，事先決不會，準備據點的守勢，若將兵力分配於長春四郊的話，則退可以守，敗可以逃，絕不致遭受這麼慘重的犧牲。他們抱着「與城俱亡」的決心，不忍丟棄了八十萬市民，才這樣玉碎了，叫我們怎樣痛心呢。

恐怖的大都市

搶掠、算帳、遊街、強捐、慘殺、

長春被「解放」後，立刻變成暗淡淒慘的恐怖大都市。

大馬路的建築物的下層牆壁上，滿是紅色的宣傳標語，成羣的好匪們，把纏着紅布的盒子砲，帶在屁股蛋上，大搖大擺的，在街上橫行。另一批的「偵緝隊」，則挨家搜查，以索武器為名，大事詐取民衆。政府，機關，公司，遺產，所有殘存的機械和重要物資，一批一批的被搶掠了，北行的火車，又恢復了從前的活躍，滿載貨物，向外運出。

奸匪的「政治部」，更組織了「清算委員會」，強迫老百姓互相清算，喊着「有仇報仇

「有冤報冤」的漂亮口號，向資產者做正面的攻擊，於是算帳開始了，許多商號被查封了，物資搶奪了，但老百姓却沒得一點利益。

費了十多天工夫，僱用了五十多名石匠，把中央銀行的小金庫炸開了，另外像中國銀行，長春銀行，益發銀行，完全被沒收了，同時更向商務會募捐一萬萬元，限三日交出，現款不足，可以用物資抵算，這是「共產」，是「胡匪」呢？

更有許多特務份子，每夜出沒於居民屋頂小巷中，偷聽民衆的議論，一有談及奸匪不法的事情，即被捕捉，頭戴紙糊的大尖帽子，敲鑼遊街示衆。甚之，立時遭受慘殺，或被拉到集會所，向民衆公開審訊，以聽從民意爲名，而當衆開刀。

這種把戲也真滑稽之至，當把「犯人」拉在台上之後，皆由奸匪向大衆說明罪狀，然後問道：

「這樣份子，該殺不該殺呢？」

「該殺！」台下的人們喊。

於是，拉下去，槍斃。說這是民衆的裁判，其實在台下喊「該殺」的人們，雖然穿着破藍棉襖，但他們不是民衆，乃是奸匪們特務化裝，不過想欺騙老百姓吧了。

長春陷落不久，奸匪的「東北銀行流通券」便充斥於市場間，這些被人民認爲「鄧都城

的票子」不知傾害了多少老百姓。

招兵，招兵，每天招兵，旗上寫着「歡迎參軍」「老百姓自己到武裝起來」但經過多日，並沒有多少人去幹那匪徒的鉤當，於是，奸匪又轉換了方策，而向區保要自衛團了。

四平的一「哭喪隊」(註)已經吓破了人民的苦胆，誰還敢不要命去當自衛團呢，於是，長春市民們，便紛紛的向四鄉逃難了。

黑暗的長春，恐怖的長春，可憐的「解放區」，不知到多會看見天日！

(註)奸匪被國軍攻擊時，便強拉居民老幼婦孺送到前線，舉手哭喊停戰，當地名之曰哭喪隊。

動人的好消息

國軍進攻長春，完成二面包圍陣

中央社記者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自范家屯急電，國軍已進抵長春郊區，據先頭部隊報告，長春全境暗無天日，電報線已斷絕，今日黃昏起，共軍即開始自吉林方面向長春進犯。

中央社記者自四平發電，魯道，魯道國軍將領之軍隊自延吉出發，自十九日收復四平街後，連日以每日七十華里之速度北進，由鐵路下而二十二日午後抵達距長春南五十華里處之范家屯，現由南，西，西，西各軍十華里處，向長春完成半圍圍之包圍形勢。

「本報公主嶺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專電」國軍越過四平街，公主嶺，繼續向北推進，匪軍

工力既成，敵兵以試或逃，已不成軍，記者途次所見，匪屍頗多，日人在內，廖兵團之超越追擊部，已於今午十二時進抵距離長春三十公里之范家屯，預計長春市內今日當可望入。

本報記者二十二日由瀋陽發回電報稱，北滿國軍進佔瀋陽，匪軍被逐紛紛逃，匪軍於被逐後，敵軍已佔領瀋陽，由瀋陽至長春之鐵路，已於二十二日恢復交通，其間被毀房屋十餘座，已獲匪軍武器，統制機關，約需枕木十萬根，麻袋十萬條，至完全修復，尚需相當時間。

國軍敬賀長春

市民夾道歡迎，殘匪狼狽潰逃

瀋陽二十四日各報開登載：中央社隨軍記者二十三日上午十時長春南郊電：記者昨晚隨國軍進佔部，進抵長春郊外路旁，本晨三時許，目睹國軍排除抵抗，進入長春市區，雖尚有零星敵門，亦成戰場點綴而已，刻上場頗掃蕩中。

中央社記者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長春急電，國軍進入長春市區後，市內少數建築物，仍有殘匪頑抗，市民不戰彈雨紛飛，扶老携幼，夾道歡迎，爭以一睹國軍為快，其熱烈如火如雷，記者深受感動，熱淚奪眶而出，國軍現正恢復秩序。

中央社記者二十二日二十四時范家屯電，記者此次隨國軍進擊殘匪，每日以三十公里速度，猛打窮追，與奮之情幾至無法形容。俘虜文件中，得到林彪五月十九日，在四街下達之命令，第一次，曾指示各部稱：

「以一部在奉化郭家店牽制，以主力在公主嶺，郭家店以南山地攻擊新六軍，預備隊控制於公主嶺郭家店間，如失敗時，退守長春。」
由此足以證明其狼狽潰逃情形，國軍緊蹙其後，毫無喘息立足餘地，如山之倒，如水之瀉，實無法再有組織之抵抗。

收復迅速原因

將領計劃週詳，士兵奮勇用命

中央社本市訊長春已於四日平之後，於昨(二十三日)日為國軍收復，記者頃訪軍方權威人士，為記者分析軍方行動得迅速推進之原因，據談：此次四平街會戰，所以如此迅速克復，於運籌帷幄之中，策劃週詳，使我軍戰為一氣，而於圍滑，通信靈敏，部隊得以照原定計劃完成任務。一、我高級長官郭副司令，孫立人，廖耀湘，陳明仁等均身臨前線，與士卒共同甘苦，得以隨時捕提戰機，予以重大之打擊，使匪軍不戰而潰。二、共軍不守信義，蔑視中蘇條約，不遵停戰命令，到處阻撓國軍接收，破壞交通城市及工業設備，企圖官兵義憤所激，莫不奮勇。先衝鋒，林彪雖下令死守公主嶺，郭家店，奉化，並集中主力攻擊我右翼兵團，而卒為我中央兵團迅速突破其軍五道防線，右翼兵團各個擊破，不斷增援之匪，會師公主嶺而直下長春。三、當地民衆均痛恨共匪殘暴行為，到處焚燒搶劫，破壞工業交通，均羣起協助國軍運輸修路，以期早日掃除痛苦，得以安居樂業。